



大运之河

俺听姥爷讲恩师

宋博文 孙泽轩 史业欣

缠着衣角，局促不安。
“到底怎么啦？快说话呀，你这孩子，想急死我了吗？”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爹娘不让我上了……我上不起学，交不起学费，吃不起饭。”我涨红着脸，从齿缝中挤出这两句话，声音低得几乎只有自己听得到。
“噢，怎么回事。”赵老师轻吁了口气，“那我给你交学费，你的一日三餐我来管，跟我家吃饭，只需求来上学就行了……你爹娘呢？我跟他们说一声，让你现在就跟我去学校。小孩子不上学怎么可以呢？学必须要上的……”

那个早晨，赵老师从我家回学校时，我也跟了去。我们师生俩一高一矮，一前一后，在熹微的晨光中，向学校欢快地走去……

“姥爷，您的老师真好，那您就可以跟着老师天天吃好的喽！”我们欢快地说。姥爷慈祥地笑了，摸了摸我们的头，看着天边快要落山的夕阳，叹了口气。

“那是个怎样的年代呀！”家家户户都勉强度日，草根、野菜都被当作充饥的食物，我每周两次拾柴、挖菜来维持家庭生活。我的老师赵德玉先生骑着自行车接我回学校下午上课。要是我能全天上课，中午，恩师必定拉着我回他家吃饭。赵老师家的日子也很艰难，精打细算，才能保证不断粮。我怎能忍心去抢他们家人口中的食物呢！我坚持不去。恩师的母亲再让恩师叫我第二次，第三次……直到我去为止。她老人家常说：“一人匀出一口饭来，也能填饱肚子……”饭后她老人家还要给我补习功课。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是孔德成先生启蒙老师的千金。

每年的暑假，跟着母亲，随着三个姨妈，我们兄弟几个从大江南、长城北、天山脚下聚拢到济宁听姥爷讲恩师。姥爷说：“初为人师，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讲台下几十名学生，看着他们那一双双真诚而又热切的目光，我竟然紧张激动，忐忑不安起来。我不知怎样度过的第一节课，只觉得下课后手脚都是冰凉的，身上都是汗。赵老师鼓励我、安慰我，让我不要紧张。备好课，该讲的内容一定熟记于心，成竹在胸；一定要注意讲解内容的层次性，要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，要让学生听得懂，学得会；要对学生的耐心，要循循善诱，不要急躁，不要吼叫，课堂上一定要注意观察学生的状况，要和他们多互动，多交流，而不是自顾自地讲解；要关注学生的兴趣点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，用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学生。在恩师的悉心指导下，我慢慢走出紧张焦躁的困境；课前备足课，课后认真总结经验，找到不足。因此在教学上提高得快，还写了教学论文《寓德育于各科教学中》，也是在恩师的帮助下先于1992年10月在《小作家报》上发表，后在省级征文活动中获奖。

姥爷有些动情，停了停，激动地说：“没有他，我不知道得多长时间才能走出初为人师的忐忑紧张的沼泽地；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上好一堂课，做一个好老师。我真的该好好感谢我的老师赵德玉先生！他是我教育事业中的砥砺石、指挥塔、航向标！”

前几年，姥爷又幸运的遇见了他想念多年的老恩师——赵德玉先生。姥爷紧紧地握住了老师的手，激动得不知说啥好。当姥爷谈到他写了一百多本读书笔记时，赵老师的眼睛突然间特别明亮，他坚持到老家简单

的翻阅了这些笔记，然后一脸严肃地交代姥爷：“这是你毕生的心血啊！宪亭，你一定把它们整理成册发表出去。”赵老师这么一说，姥爷心头的希望之火迅速被点燃了，还蔓延到全身，不可遏制。姥爷想，是啊，我为什么不整理成册？好歹，我没白到这世上走一遭，我总要留下一点点痕迹。

当赵老师一气读完我的365句《人生前言》《人生中言》《人生存言》《人生留言》四部语录时说，《人生前言》帮人们了解社会，《人生中言》提醒认识事物，《人生存言》教会预防百病，《人生留言》指导教育后代。这365句话堪与东汉神农的《本草经》、拿破仑·希尔的《365堂成功课》和崔钟雷的《365夜》相媲美。既然孔子有语录体的《论语》流传数千年而不衰，我们就把这365句作为学习孔圣先哲的体会，定位《新论语卷》，与我的诗词歌赋《新古典卷》合为一书，命名：《人生真情珍言》，封面加上提示语：珍言一句名哲理，真情一诗壮山河。《人生真情珍言》伴您穿越时空，超越自我，走向成功！

就这样，和赵老师共同拍板定下书名，便由姥爷尽心尽力的整理成册后，赵老师又帮姥爷写了序和编后语，文章言简意赅，特别中肯。后来，又帮姥爷联系了出版社。他老人家忙前忙后，不辞劳苦，终于圆了姥爷的梦，姥爷的第一本书《人生真情珍言》新论语卷问世了，我们都十分高兴地给姥爷祝贺。

后来，在赵老师的一再指导下，姥爷又出版了《大众律诗1000首》《词赋1000首》，为《人生真情珍言》的续集和第三集。2017年的一年里就出版了三本书，而且相继被档案局和市图书馆珍藏，心里百痛快！

姥爷的庭院里有一百多棵花草树木，一年四季的鲜花散发着阵阵幽香，舒展着生机勃勃的绿叶。

我们坐在树荫下，望着姥爷听恩师——赵老师常说，“知足常乐”是父母从小教育他的“名训”。他还说，做人要懂得感恩，一要感谢父母恩，二要报效祖国恩。他在经历了人生的艰难困苦之后，没有怨言，无怨无悔。宽厚包容，始终充满自信。

刘项清 摄影

东文西武

傻样

杨福成

中午在饭店，点的菜多了，两个人吃不下了。丈夫看看，说：“扔了怪可惜的，还是打包带回去吧。”媳妇看看，也说：“是啊，扔了怪可惜，打包吧。”喊了服务员打上包，媳妇问：“带回去谁吃啊？”丈夫知道，媳妇从来不吃剩饭，他也从来舍不得让她吃，长时习惯的。

丈夫说：“我吃。”媳妇说：“到下午不就坏了吗，屋里暖气那么热。”丈夫说：“没事儿，我回去搁到北边的凉台上，坏不了。”

回到家，两人就睡了。该吃晚饭的时候，媳妇才想起来，打包的饭菜还在背包里呢，包放在了暖气片附近的沙发上，就赶紧拿出来，闻闻，好像有点坏了。

媳妇说：“你闻闻你闻闻，是不是有点变味了！”丈夫接过来，闻闻，说：“好像有点，也不要紧。”媳妇说：“要不，给狗吃吧，你别吃了。”

丈夫说：“给狗吃？狗吃了不生毛病吗？”媳妇说：“是啊，上次狗狗吃了剩饭闹肚子，花了好几百块钱才治好，这次可不能给它吃了。”

丈夫说：“那还是我吃点。”媳妇说：“你也别吃了，扔掉吧。”

丈夫说：“那好，扔掉吧。”媳妇就去厨房做饭了。等饭菜端上桌子，丈夫说已经吃饱了。

媳妇问：“你吃的啥啊，吃饱了，不会是把剩饭吃了吧？”

丈夫说：“我尝了尝，感觉没事儿，就都吃掉了，好好的，一点味都没变，放心吧。”

媳妇说：“那就好，可别像狗狗一样闹肚子就行。”丈夫笑笑，说：“怎么会呢！”

到了半夜，丈夫突然肚子不舒服，疼得厉害，翻来覆去受不了。媳妇赶紧打“120”，到医院一检查，食物中毒。在医院打了两天吊瓶，花了千把块钱，好了。

出院的时候，媳妇挽着丈夫的胳膊，爱怜地说：“你看你，这两天折腾得都瘦了。”丈夫说：“要是狗狗，这次恐怕就折腾毁了，庆幸吧！”媳妇笑笑，说：“那可是，老公，我替狗狗谢谢你啦！”丈夫笑笑，捏了一把媳妇的小脸说：“傻样！”

刘伏侠 摄影

太白湖畔

一方树木一方人

李甫辉

开春了，街头树苗生意红火起来，那些临街摆卖的树苗，刚从泥土里挖来，枝干泛青，有些还绽着花儿蕾儿，活力露显。看着它们，我不由得想起故乡，想起儿时的那些树木。

在小学校北头的路两侧，初夏吧，夹路的刺槐开着黄色白色的花，一兜囊一兜囊的，簇满枝柯，香飘四溢。旁边，坡地上的小麦已黄熟了，浓浓的树云团似的。再往外看，田舍依依，远山如黛，那样槐花掩映的图景啊，实在太美好了。

在小学校，“树木是人类好朋友，植树造林好处多”耳濡目染，眼里、心里和大家的行动，都让我们自小就爱上树了。我家垆里的那些树，每一棵于我都有一种情结。

我家禾场前的竹林边曾有一棵楝树，树干有人的小腿粗，一丈来高，枝柯斜出。我每路过它身边，都仰起小脸看看它。我家老屋未改造前，东南向凹处的厕所边也曾有棵楝树，也许是靠近厕所泥土肥沃吧，这楝树长得特别高大，每年都开花结出好多楝果。后老屋扩改，那树不得不砍去了，我们都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三角枫树，我们称之为鸡公树，我是深深喜欢了这树种的。它的皮灰色光滑，木质硬结白生，幼苗的鸡公树叶儿是绿色泛些微红的，像婴儿的手掌，嫩润可爱。大的鸡公树在我家后园西南边的竹林里确乎有一棵，每到金秋时节，鸡公树满树火红，活像鸡公的大红冠子一样。隔老远都能瞧见。可惜修公路时，后园连同那棵鸡公树也毁了，同毁的还有许多后园里的对节树。

对节树，也叫对节白腊，是家乡的特有树种，我们垆里那时却多。通往我家菜园的路，两边对节树都蓬成林荫路了，夏天可在里面歌凉。哥嫂侄子们每次回家，都喜欢到那里走走，那里俨然成了垆里的一道风景。

柳树，我家禾场边也曾长过几棵很大的柳树，都是父兄们从街上买回的小树苗栽活长大的。一个秋夜，妈妈在禾场里打谷时，我曾在树下赏月，品味着“月上柳梢头”的诗境。

垆里的那些果树，枣树啊，桃树啊，杏树啊，李子树啊，在食物匮乏的年代，它们结的果子成了我们童年的美食。垆林木梓树上结的木梓，皂荚树上长出的皂荚，成熟后我们打下来零卖，卖得的钱买书、笔、本子，为我们的学习助力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一方树木荫庇一方人。故乡的树木，就像父母亲人一般。我爱这些养育过我生命的树，它们永远生长在我美好的记忆里。

马永利 摄影



脱掉孤独的冬的心境，走出蜗居，不知不觉出了小城，走向泗河大堤。

北方的春总是姗姗来迟，春寒料峭，风已不再彻骨。路旁的杨柳绿了枝条，依依摇摆，叶蕾初萌，点点滴滴，满天闪烁着感恩。远处的麦田，已是青色尽染。一只两只的飞燕呢喃声声地飞翔。晚霞染红西天，泗河大堤暖色在升腾，沾衣欲湿，河道漫漫……

泥土酥软了，败草中探出着青芽。金口坝千年沧桑，依然长虹般卧在一片清流之上，淡定自若，一诺千年不改初衷。水流弱了，水势小了，可涛声依旧……

再有三河村，诗意的怀抱里，白杨初荣，远远地见几枚鸟窝在风中招摇。苇杆依依，蒿枝落落，茅草离离。风中传

榆钱

春榆

范中超

在儿时的故乡，榆树很常见。而今每一次故乡之行，似乎很难再看到它们的身影。

从未想过，在江南，在草色青青的河畔，竟生长着几棵，想必它们早已安居乐业。它们的树干很粗，都稍稍斜倾向河中央；它们的树冠很大，几乎横跨过大半个水面。

回望多年前，我漫步河畔，冥冥之中，好似为赴儿时的约定，与它们在这里相识。每次从它们身旁经过，都会忍不住多看上几眼。尽管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，可每一次看到它们，内心都会莫名的亲切，犹如他乡遇故知的感觉，难道它们与我都来自同一个地方？如今，再次走在春的路上，看着它们伟岸的身躯，思绪纷飞……

儿时知道榆树，是因为吃。每当东风送来春天的第一抹新绿，那些看似枯朽的枝条，悄然间孕育膨胀，并化作成串成串的果实，外型圆圆的，酷似钱币，故得名榆钱，又叫榆荚。在故乡鲁西南，更喜欢直呼它的乳名：榆圆子。其嫩果生吃清脆可口，其名又与“余钱”谐音，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，

榆树算不上名贵的树种，除了高大，也无以炫耀。短小叶片，稀稀疏疏挂在枝头，即使到了阳光灼人的夏季，寄于树下，也获取不到半点荫凉，有些人便不喜欢它了，笑它榆木疙瘩。

其实，榆树的性格，很像元代诗人、画家王冕题咏墨梅的诗作：“吾家洗砚池头树，朵朵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”。画笔下的墨梅都可以劲秀芬芳，卓然不群，那榆树的花朵，更是永葆本色，素不争春。

愚钝的我，原来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色彩斑斓、艳丽芬芳的花蕾，可是榆钱远没

南荷北佛

春天邂逅的泗河

臧建立

来芦苇的吟唱，一滩一滩，一片一片，一丛一丛。蒲蒿中叽喳的雀鸟，互相问答，招呼着归巢的家人。三只两只的野鸭子，围坐着其乐融融。偶有一两只飞鸟掠水而过，声声渐远。

三两只小船泊在岸边，等待着主人，一同留守水边的，是荠菜花、棉棉菜、萋萋菜、泥胡菜、马唐草、猫眼草、车前子……静默的画，仿佛穿越了千年。

大唐的宛州，青青微雨，澹澹生烟，桃花夹岸。诗圣诗仙，在诗意的行走，笑声朗朗，泗河柔情万千。

月是故乡明。月亮渐渐升起，爬上柳梢头，爬上泗河大堤……泊在无边的水色里，清辉四溢，月光水色共长天一色。

金口坝汨汨诉说着千年，鲁国石虹在时光里淡然坐定。二十桥明月，春风十里，依然披一身芳华。



因此每逢春天来临，为了新年里讨个好彩头，它成了期盼已久的美食。

想当年，在那段青黄不接的日子里，人们喜欢摘下榆钱，带回家，用清水淘洗干净，可蒸吃、煮粥或做成菜窝窝，因为好吃，小孩子总显得迫不及待。每次上树，每小孩都喜欢先揣一把榆钱生吃，再把更多的带回家。那时村里村外到处都是榆树，只要你行动，根本不用担心摘不到榆钱。

以后，外出求学、工作，离故乡越来越远，这些伴我成长的树，渐渐地淡去。去年春天出差宁夏固原，在工地的道路两旁，一些纤细的枝条，曾让我好奇。看它们一片

树上的钱

王效新

有花的秉性，它不艳，不美，也不香。步入知天命，倒有点让人费解地喜欢上了榆钱。这花很独特，圆圆的花瓣，恰似一枚枚的古钱，镶嵌在树枝上，被冠以“钱”的雅称。它层层叠叠，墨绿如翠。仔细观

片椭圆状卵形的嫩叶，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也许因和榆树分别太久，我不敢确认这就是曾经的榆树。我特意问了一位当地人，那人的回答让我欣喜异常：绿化用的那些枝条正是榆树。

东风起，万物生，不觉春去春来。漫步河畔，再看那几棵榆树，虽久经冬寒的洗礼，浑身写满沧桑，可它们还是早早地将绿色的榆钱挂满枝头。心中突然间多了几分感动：这些平凡的树，不管是在西北，还是在江南，只要有梦，就总能在春天里开出心中最美的花，结出最丰硕的果。

杨国庆 摄影

赏，一朵朵小花，俩花瓣，仨花瓣，最多五个花瓣，每个花瓣下面都会藏着三五个小花瓣；每个花瓣中都有一颗未成熟的果实，鼓鼓的，柔柔的，顺着枝条一串串的碧绿。

榆钱的素雅近乎远离了花的范畴，却可食用，被亲切地称为“榆粮”。揉在面粉中，再加上佐料，既可以蒸着吃，也可以做成窝窝头蘸酱吃。饥荒年代，榆钱救人性命，今天更成了特色小吃，让人回味无穷。不仅榆钱可以吃，就连榆叶，榆树皮也能吃，榆树一身都是宝。

榆钱绽开在春天里，成熟后洁白如雪，随风飘散，入泥土，吐嫩芽，又成参天大树。



流年

燕子的战争

白金科

一百五，燕子到了济南府。我们这儿，燕子的归期要晚一些，通常在清明至谷雨之间。

前年，别人家的燕子都回来了，我家的也没来。我家住燕子已经有几年了，一直是起始的那一对，还是它们的后代就弄不清了，反正总是随大队而来，人家的燕子回来了，我家的也就到了。

据说，燕子的越冬地在印度、东南亚一带，一条小小的生命要跋山涉水往返这么远的距离，路上不知道会遇上多少危险，于是就为我家的燕子担心，期盼着它们能够平安归来。

好在，谷雨过后，我家的燕子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全家都松了一口气。回来后，燕子忙着衔泥垒窝。它们的窝就在廊檐下，第一年来到以后就开始垒，垒了个半圆形，很小，犹如半边碗扣在那里。后来有了四只小燕子，整天探在敞口上，伸着黄黄的嘴，叽叽喳喳地叫，老燕子回来喂食，转身都困难。再后来，燕子回来后就是垒窝，将原有的窝加长加大，几年下来，它们的窝已经很有点气势了。

或许是回来晚了，这对燕子一点也不停歇，每天里一刻不停地轮番往回衔泥，仅仅三天工夫，原有的窝又长了一截。就在这时候，竟然又来了一只燕子。

那天傍晚，我正在院子里喝茶，看到有一只燕子飞进了窝。十多分钟后，又有一只飞了进去，紧接着，里面就打起来了，尖叫声混合着扑扑楞楞的打斗声，有好几次它们相互啄着到了窝沿上，眼瞅着就要掉下来了，看起来打得异常激烈。我很好奇，从来就没见它们吵过架，这回是怎么了。

这时候又飞来一只燕子，可是并没有进窝，只是在窝门口打个旋儿，便飞到墙头上蹲着，瞅着窝发呆。

战争很快就结束了，有一只燕子被打跑了，蹲在墙头上的那只飞回了窝里，叽叽喳喳了好一阵子。

这只燕子的到来，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我猜想，那只被打跑的和蹲在墙头上的那只才是原先那对，在归途中不知遇上了什么困难让它们失散了，而早回来的那只，又搭上了新的伴儿，晚到的这只肯定经历了千难万险，好不容易到家了，满身心的疲惫正等着爱人给点安慰呢，却遭遇了当头一棒……

这以后的十多天里，总会有一只燕子不时地蹲在墙头上，瞅着廊檐下的窝，而很快，会有另一只燕子去攻击它，这证实了我的猜测，我很为晚来的这只燕子感到难过。

十多天后，竟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，晚来的那只又领来了一只，开始在廊檐的另一头垒窝，而早到的那只竟然也不攻击它们了。

那一年，早到的那对燕子孵了两窝小燕，晚来的那只携着新伴匆匆地垒了一个很不像样的窝，只孵了一窝小燕子。

不管咋说，结局是完美的，我很为这两个家庭高兴。但是去年，这两个家庭一家也没有回来，也有燕子到我家廊檐下看过，但看看就走了，很显然，那不是我家的燕子。

从春到秋，我都在为我家的燕子担心，它们为什么不回来了？去了哪里？过得好吗？又到归期了，不知今年我家的燕子还回不回来。